

# 太平天国的优秀青年将领范汝增

郭 豫 明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涌现出洪秀全、冯云山等杰出农民领袖，也锻炼了年青一代的英雄人物。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斗争，打击敌人，屡建功勋。首王范汝增就是其中一位出色的代表。

范汝增（1840—1867），广西人（一说广东人）<sup>①</sup>，当他十一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时，便已经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成为一名童子兵，开始了驰骋沙场的战斗生涯。

童子兵从事各种斗争，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很大作用。他们“皆不畏死”，“且手足轻便”，经常担负冲锋攻城的任务；“攀高入暗”，查抄清朝官吏士绅的文书、财物，“意在必得”；“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亦“最乐为”；追击残敌，“驰逐甚急”，盘获逃犯和奸细，“持之甚力”；至于“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sup>②</sup>他们富有战斗精神，不得胜利不止。斗争实践的锻炼，使童子兵迅速成长。清朝反动派曾为此惊呼：“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年少喜动，膂力方刚，久经战斗，数见不惊，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系念，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一以当十。剧贼而外，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sup>③</sup>剔除其污蔑的辞意，敌人这个判断还是颇有见地的。陈玉成、范汝增很快成长为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就是显著的例子。

由于史料阙如，范汝增的早期战斗经历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后来隶属左军主将（不久为侍王）李世贤部，转战皖、江、浙诸省。一八六〇年（一说一八六一年）因战功封进天义，授讨逆主将。十月可能参加攻克安徽徽州（今歙县）、休宁之役，进入浙江，占领严州（府治在今梅城）。当时，太平天国正在举行第二次西征，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分别率部从长江北岸与南岸向湖北武汉进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与右军主将刘官芳等各部则在皖、赣配合作战，牵制敌人。范汝增同轮天义练业坤为此很快返回徽州，运大炮弹药西援休宁，又奉命自东面进逼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湘军祁门大营，与黄文金、刘官芳等部从西、北两面围攻祁门相呼应。次年三月，范汝增随李世贤转攻婺源，击败清朝四品京堂左宗棠所部湘军于甲路，斩游击陈明南。四月九日进占江西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参将田应科等。左宗棠部败退乐平。李世贤遂传令范汝增等大军回师东攻祁门，断绝湘军祁门大营的粮道，敌人惊恐万分；然而，由于没有全力以赴，马上乘胜追击，彻底歼灭左宗棠

部，致使死灰复燃。左宗棠随即重整旗鼓，竭力反扑，不久李世贤停逼祁门，往攻乐平，遭受挫败。

四月下旬乐平之战失利后，范汝增复从李世贤抵玉山，东趋浙江。五月四日，他与宝天义黄呈忠、练业坤等夺取江山，继克遂昌、松阳（今西屏），杀清朝知府李希郊，又占宣平（县治在今柳城）、处州（今丽水）、缙云、严州，接着挥戈东指，莲蓬党何文庆等起而响应，十月底进驻诸暨，随即出示安民，设立乡官，命各村进贡，置卡抽税，安定社会秩序。近年在诸暨红桥公社宣和街一所大院墙上发现的劝谕，无疑是他带领的部队进攻诸暨时发布的。全文如下：

“雄师到来临，尔民不须惊，放胆在屋内，何必掘山林。我国最口民，只喜那口口，财帛吾不取，妇女不奸淫。尔等乱胡行，聚众成匪帮，伊乃官作祸，才得受口口。谕尔细细听，休更[殿]魁胆行，胡儿山河宋，快为天国民。吾今口尽言，尔民自详村，早早来投顺，家业免习[凋]零。尔为我国民，共享乐升平。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玖月拾陆日劝谕”。④

这一劝谕，申明太平军禁止掳掠奸淫的严明纪律，指出清王朝末日将临的覆灭命运；劝告当地人民摆脱反动统治者的蒙蔽欺骗，迅速来归，各安生理，共享升平之乐，说明范汝增是注意整肃部队纪律和重视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的。

他与黄呈忠等于十一月九日联合攻下嵊县后，立即以袭取宁波为目标。黄呈忠率北路军指向上虞（县治在今丰惠）、余姚；范汝增领南路军于十二日克新昌，二十六日（一作二十七日）占奉化。《剡源乡志》记其在奉化的设施，除和在诸暨一样立乡官，令各村进贡等外，又“开造田册，以五亩以上计算，纳米二斗”⑤。这种五亩以下免征田赋的措施，清楚体现了范汝增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关心群众疾苦的立场。

范汝增在奉化时，英国宁波领事馆代理翻译官有雅芝赶来见他，事后有雅芝在其报导中谈到：“我们不能不被这个青年首领的热情恳挚所感动。他知道他所从事的事业具有危险，可是他相信神会支持他们，使他们渡过一切困难，有了这种帮助，他们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他告诉我们说，浙江全省几乎都在他们的手中，或者不久就会在他们的手中，省城杭州不久即将攻克，‘神会在一定的时候把它交给他们的’。”⑥这段话，相当真实地描绘了范汝增的精神面貌。他热情洋溢，意志坚定，明知斗争有艰险，然而坚信必会获胜。的确，范汝增对于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自己的事业始终充满信心，忠贞不二，勇往直前。

总之，经过多年阶级斗争烈火的锤炼，范汝增终于从一个童子兵成长为忠实执行太平天国政策的优秀将领。

## 二

范汝增率部向宁波进军，便开始和外国侵略者直接发生接触。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的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维护其侵略权益，拚命反对太平军进占宁波。一方面，英国舰长咄乐德克等于这一年五、六月间先后致书江苏青浦、浙江乍浦太平军，要求不要进攻宁波，甚至不惜以武力干涉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英国侵略者又在六月间与清朝官员密谋策划由英军代守宁波，且对清朝提供了十二门大炮等武器，英、法兵舰还以收受白银五十万两为条件协助清兵防守。黄呈忠、范汝增以钳形攻势进逼宁波并节节胜利，更引起他们的惊慌。有雅芝就是作为英、法、美三国领事的代表，怀着阻止

或破坏太平军进攻宁波的阴险企图，先至余姚见黄呈忠而后于十二月初又赶到奉化的。有雅芝向范汝增提出，“他（指范汝增）的军队攻占宁波势必严重损害贸易，以致外国之利益将蒙受损失，而且对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来说，亦会遭到极大的危险”，所以“尽量劝告他不要进军宁波”。根据有雅芝的报导，范汝增的回答是，“他极愿和外国人友好相处，因为外国人是他们的兄弟，崇拜同一上帝、同一基督。至于贸易方面，可以象以前一样进行。同时他请我们（指有雅芝等）完全放心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任何侵扰立即斩首不贷。他们的目的在于推翻现今的皇朝，因此他们不能让清军保有宁波。”有雅芝还谈到，“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了范延迟一个星期再去进攻宁波。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干涉，再过一天就可以在宁波见到他。”<sup>①</sup>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范汝增看不清列强的侵略本性，曾因宗教形式的相似，“崇拜同一上帝、同一基督”，把外国侵略者也看成是兄弟，答应推迟一个星期进攻宁波。但是，不管侵略者如何阻挠，仍然动摇不了范汝增反对清朝的刚强决心，无法使他放弃攻取宁波的既定目标。这种态度，在当天他致英国夏福礼领事书中同样得到反映。他说：“本主将奉命除暴安良，惩讨凶顽，以定祖国之基业。大军将入宁波，誓克此城，以为四民（士农工商）安居乐业之所。今接各贵国来函，所请一切，均一一照准。本主将已命我军兵士遵从上帝之榜样，严禁侵扰之行为。可请放心勿虑。查遵守信义为行为之要道，我军决不食言，幡然改变进攻宁波之约定期限也。至于各贵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本主将已发命令，不准兵士略有侵扰。商业也可照常，且较前更为便利。”<sup>②</sup>这一文件，重申了“除暴安良，惩讨凶顽”的方针和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政策。

十二月九日，期限一到，范汝增与黄呈忠所率的南北两路大军便迅速突破中外敌人设置的种种障碍，发动对宁波的进攻。“其攻城也，非常勇敢，在南门外渡过城濠，缘梯上城，有勇气与决心”。<sup>③</sup>清兵纷纷丢弃衣帽溃散，将官也竞相逃命。清朝署浙江提督陈世章、宁绍台道张景渠狼狈避入英国领事馆，由法舰送往定海。因此，宁波被太平军一举占领。进城后，他们纪律严明，“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人”<sup>④</sup>，也“无意滋扰外国侨民”<sup>⑤</sup>。宁波的攻克，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作为清朝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的宁波海关，现在转归太平天国所掌握，这对清朝政府是有力的打击，而对太平天国来说却增加了重要的财源；其次，太平天国夺得宁波这个出海港口，可以从海上获取给养供应，“得到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军用物资”<sup>⑥</sup>；第三，太平天国还可在宁波建造船只，成立水师，开辟海上战场，经略沿海各省，断绝清兵海上接济，控制全国海岸。所以，无论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对于太平天国都是大为有利的。

既克宁波，太平军就下令蓄发，易衣冠，冠用长巾，衣用短褂；政府为郡，郡设总制，县设监军，乡设军帅、师帅，以慈溪人陆心兰为宁波郡总制，管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五县监军；造田册，编门牌，田五亩以下同样不纳粮；且设天宁关，由衡天安潘起亮负责关税征收事宜。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治理宁波，获得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助。怡和洋行宁波分行格林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的信中谈到：“我相信此地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叛党了，至少他们是联成一气的。”<sup>⑦</sup>宁波原先是一个盗贼横行、鸦片烟毒泛滥的城市，经过太平军的短期治理，确保治安，严禁鸦片，气象焕然一新。据一八六二年一月六日格林的信说：“我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二月七日的信又说：“过去两周，一箱鸦片都没有卖得出去，中国人中间传说，叛党领袖不准运鸦片到内地去。”<sup>⑧</sup>同时，在平定物价、物资交流和发展农

业生产等方面，太平军也尽力进行工作，并开始奏效。格林三月八日的信写道：“米价已经下落，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内就可以达到，今天米价每石三元四角五分。铜钱已经涨价，小量的兑换，一个墨西哥银元只换到一千三百七十五枚，不几天前我们还能换到一千四百三十枚的。因为有几条泉州船从乍浦开来，所以糖也落价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北路市场对福州纸的需要正旺。……这儿已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sup>⑩</sup>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群众的情绪也日趋稳定，而且显露出胜利的喜悦。《航运商务新闻日报》曾经报导：“人心正在恢复安定中，好象很快乐，远比宁波城失陷（指太平军攻克宁波）前快乐得多。”<sup>⑪</sup>

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是他们在宁波碰到的新的重要问题。宁波占领后，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英国舰长柯必特来访。范汝增和黄呈忠表示愿与外国人和好相处，商业即可恢复，对于柯必特提出的宁波是英国口岸，彼此能否和好，视英国人的地位利益是否受到太平军侵犯而定的说法，极感不快。英国领事夏福礼和参赞巴夏礼也相继来见，范汝增与黄呈忠仍礼貌相待，且重申愿保持两国友好和商务往来。事实也是如此，他们注意维持同外国人的友好关系。格林在三月八日的信中说：“目前太平军掌握本省（指浙江）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的路凭到乡下任何地方去旅行，对外国人好象非常急于培植友谊，保持信誉，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我预料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sup>⑫</sup>他四月二十一日信还说：“乡间叛党对外国人相当的好。他们正在建立海关，任何通过海关的货物，都付少量的关税。”<sup>⑬</sup>

可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想同太平天国维持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其侵略权益，贩卖鸦片，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英、美、法三国领事在江北岸划定租界区，声言“绝不允许或赞成太平军对宁波外人居住地作无论何种性质的干扰”。<sup>⑭</sup>因此，他们支持卖国媚外的清朝政府，而把坚决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的太平天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一八六二年三月，范汝增赴天京（今江苏南京）报告宁波情况，天王洪秀全以功晋封他为首王<sup>⑮</sup>，四月二十二日回抵宁波，太平军鸣炮行礼，热烈欢迎。英国舰长克莱琪（一译克拉基）便借口流弹落入租界横加抗议。黄呈忠、范汝增答应查办，而外国侵略者却蓄意扩大事态。英国水师提督何伯派派兵丢乐德克至宁波进行交涉，而且勾结清兵，准备攻击太平军。丢乐德克随即向黄呈忠、范汝增发出照会，无理要求太平军拆除城外对江北岸的炮台，移开与租界相对的城上大炮，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还以摧毁炮台，扫平城上大炮和占领宁波相威胁。黄呈忠、范汝增对此作了严正的答复，说明日前鸣炮之流弹纯系意外，业已惩处，指出“过去租界方面劫夺太平军及撕毁太平军告示等事，英方从未处置”；明确表示“炮台枪炮等断难拆除，倘贵国自行将我军炮台枪炮拆毁，则显系有意向我国开衅。贵总镇倘欲攻城，听之；倘欲击我军，亦听之；我军唯坚守自卫，决不首先启衅也。”<sup>⑯</sup>据夏福礼的报告，黄呈忠和范汝增等还断然否认侵略者在租界区的特权，认为“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象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sup>⑰</sup>这个坚持民族立场的复照，外国侵略者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丢乐德克又提出三项要求：一、充分道歉；二、撤除与英船相对的炮台及城上枪炮；三、禁止任何人登临与英船相对的城墙或炮台。如不应允，即封锁镇海。虽然侵略者如此蛮横，但为了维持关系，他们仍隐忍答复：一、前已解释明白，此后必更谨慎；二、大炮等系防定海清兵，非清兵来攻不开炮，但依然许可塞闭炮眼，撤走弹药；三、闲杂

人等，不会登城。

尽管这样，外国侵略者还不满足，并加紧同清兵暗中密谋。五月七日，张景渠、陈世章与海盗布兴有、布良带等攻陷镇海，进逼宁波。咄乐德克和法国水师参将耿尼随即与之密切配合，次日警告太平军，在清兵进攻时，如炮台或城上大炮扰及江北岸租界和船上军民，他们即还炮攻城，并要太平军退出宁波。黄呈忠、范汝增立刻义正词严答复说：“清兵由何处前来，我国自必对何处开炮”，如恐炮伤江北百姓，即烦飭清兵由别处来攻，自不对江北岸开炮。“本主将等北剿南征，无非欲得疆土”，“宁郡何能擅弃？本主将为臣下者，有一分力自要尽其一分，如其与清妖争斗不胜，即弃之再为缓图，断不能擅自弃之也。”<sup>⑳</sup>

这一过程，完全暴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范汝增与黄呈忠为维持对外的和好关系，避免事情恶化，一再克制忍让，然而，他们在保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坚决，毫不退缩。一旦外国侵略者拔刀相向，他们立即奋起抵抗。

五月十日清晨，清兵开始进攻，接着英、法战舰一起开火。太平军守卫炮位，进行还击，“作战非常坚定勇敢”<sup>㉑</sup>，但敌我力量悬殊，在中外反动派炮火的联合轰击下，下午三时，炮台、大炮和防御据点全被击毁。外国侵略者继而用爬城梯登城，太平军坚决抗击，拿起枪矛挑掉梯子，猛砸火弹、石、砖等物，打退攻城之敌。外国侵略者又继续进攻，咄乐德克带冲锋队登城。范汝增“战最力”<sup>㉒</sup>，马上率领四百将士上前迎战，在临近咄乐德克时，他两手各执一枪，同时开放，突然，城垣的墙壁被敌人炮火击中倒塌，阻住他前进。由于城垣已被打开缺口，大批敌人蜂拥入城，他和黄呈忠又带领将士们展开激烈巷战，以致身负重伤。直至下午五时，他们才从南门和西门撤退。这一仗，击毙击伤英、法侵略军官兵数十人，克莱琪也受伤，耿尼则因伤重死去，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宁波失陷后，范汝增退往余姚，黄呈忠撤至新城镇。清兵寻占慈溪，并接连向余姚进犯，被范汝增和黄呈忠等太平军击退。八月，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清兵才陷余姚。范汝增部走马渚，黄呈忠部退上虞。可是他们并不气馁，九月中旬反攻余姚，虽然未成，却再克慈溪（县治在今慈城），进向宁波，力图实现“即弃之再为缓图”的誓言。二十一日，臭名昭著的常胜军和英国水师来犯慈溪，他们奋勇抗敌，仇恨的子弹击中常胜军领队副将华尔（次日毙命），给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以应得的惩罚。他们在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后，才告撤出。几天后，范汝增与黄呈忠等重占余姚。

面对列强的野蛮侵略，范汝增无所畏惧，坚决进行斗争，断然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英勇抗击他们的武装进犯。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顽强，表现出抵抗外国侵略的钢铁意志。群众同声赞扬道：“打杀洋鬼看首王”。<sup>㉓</sup>他不愧为反帝斗争的英雄。

### 三

由于中外敌人加紧勾结，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太平军，范汝增面临的斗争就愈加艰难，考验越发严峻。

十一月，范汝增与黄呈忠被迫从余姚撤走，退往诸暨、义乌等处。翌年一月进援汤溪、龙游，没有达到目的，两地旋告失守。三月，他们东走义乌、诸暨、富阳、杭州，转守江苏宜兴。一八六四年一月，已经降敌且当上总兵的吴建瀛自常州来攻，曾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招降范汝增。范汝增怒不可遏，坚决回击，把敌人打得大败溃逃。接着又击退清兵的猖狂进

攻，打伤提督郭松林等。因为范汝增等的顽强防守，清兵一败再败，戈登所部常胜军连忙赶来相助。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范汝增于三月放弃宜兴，走浙江德清，不久至湖州（今吴兴）。

七月天京陷落，战局急转直下。当时有人劝告范汝增逃亡海外当富翁，他决然回绝，继续斗争。八月四日，他与昭王黄文英等护送自天京突围至此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前往安徽广德，寻赴宁国县，为敌所败，复走浙江淳安。九月十五日徽州建口之战又败，部队折回浙江，他受了伤。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范汝增没有丧失信心和勇气，毅然秘密渡过长江北上，投入遵王赖文光率领的部队，和捻军团结在一起，“誓同生死，万苦不辞”<sup>②</sup>。他们组成新捻军，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奋战于河南、山东、苏北等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并在实践中采用加速运动，避开强敌，以走致敌，伺机进击，步骑联合，包围歼敌的快速灵活的流动战术，同强大的敌人相周旋。一八六五年五月十八日，他们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取得巨大胜利，阵毙清朝亲王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军队，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一击。“京师惊疑”<sup>③</sup>，急命在南京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镇压捻军。范汝增与赖文光这时未能把握战机，在清朝尚来不及重新部署兵力时乘虚直捣京城，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失误。

高楼寨之战后，范汝增与赖文光等一时屯留山东，寻经河南趋皖北，同梁王张宗禹等围困雒河集（即涡阳），久攻未下，七月下旬乃分成两路折往河南，张宗禹等率一路军至豫西南，范汝增与赖文光等领另一路军经沈丘（县治在今沈丘城）、陈州（今淮阳）、西华抵豫东南，旋入山东、苏北，复回河南，与张宗禹部于扶沟会合，不久又分兵往豫东南与豫西南活动。

次年一月，范汝增与赖文光等率部进入湖北麻城，同清朝提督成大吉所部因缺饷而哗变的士兵结合，趁势克黄陂，把力量伸入鄂东地区，“武汉戒严”<sup>④</sup>。二月十九日，他们在黄冈阶埠击溃清兵，杀死提督梁洪胜，接着返河南，进安徽，重回河南，入山东，四月在曹州会合张宗禹部，随即又分手。他们走苏、鲁边界地区，至皖北和豫东，六月二十日同张宗禹部再会于江苏徐州境内，寻复分军出发。他们下皖北，入河南，重与张宗禹部聚于许州（今许昌）、禹州（今禹县），九月二十四日，冲过开封南面芦花冈堤墙，疾趋山东菏泽、曹县等地，“势不可遏”<sup>⑤</sup>，打破了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沙河、贾鲁河防线，曾国藩因此下台，滚回两江总督原任。

一八六六年十月，新捻军在河南中牟（一说杞县、陈留，一说许州）分成东西两路，张宗禹所率的西捻军挺进西北，联合陕、甘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sup>⑥</sup>；范汝增同赖文光等带领东捻军仍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他们越过黄河故道，直入鲁西南，谋求渡过运河，在运河以东地区筹集军粮，扩充队伍，但是抢渡了一个多月，没有成功，便折回河南、皖北，十二月到达湖北东北部。他们拟定了战略计划：以大军入四川，留一部分兵力驻湖北，另一部分兵力攻豫、陕交界的荆紫关，迎接西捻军，建立一个以四川为中心，以陕西、湖北、云南、贵州为外围的基地。应该认为，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在斗争转向低潮的条件下，避开敌人的凶焰（尤其远离外国侵略者控制的地区），向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扩展，并且和西北、西南的各族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是跟当时政治形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相适应的。然而，在这个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就被继任钦差大臣李鸿章调集大军加以破坏了。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在敌人大军麇集湖北的情况下，他们力争主动，先在钟祥罗家

集包抄围歼郭松林所部湘军，打伤郭松林，消灭其大批人马。二十六日在德安府（府治在今安陆）杨家河击毙清朝总兵张树珊，杀得这支淮军“伤亡殆尽”<sup>⑳</sup>。二月京山尹隆河之役又大败淮系提督刘铭传部，斩了总兵唐殿魁、田履安等。正当刘铭传之流“俱脱冠服坐地待死”<sup>㉑</sup>，新捻军准备扩大战果时，湘系提督鲍超部从背后猛扑过来，用劈山炮连环轰击，致使新捻军由胜转败，损失很重，将士们伤亡数以万计，入川的战略计划大受挫折，不得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北走河南。三月再入湖北，在蕲水（今浠水）六神港及其附近（一作麒麟四）全歼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彭毓橘及提督罗朝云等同时身亡。此后，他们经过黄州（今黄冈）、黄陂，重回白口（今旧口）、尹隆河一带，虽欲再进川、陕，无奈为清兵所阻，五月下旬，出鄂入豫，遂放弃上述计划。

到了河南以后，范汝增与赖文光等没有克服军中存在的觅粮就食倾向，在战略问题的抉择上，未能坚持向西北进军，而同意冒险进入山东半岛，造成大错，后果严重。

六月，他们从戴庙渡口过运河，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屯东平，攻泰安，逼烟台，清兵勾结英、法侵略者急忙布防，于是被迫后退。八月十九日，他们自海庙口外的海滩地方冲破清兵防线，渡过潍河，进至潍县（县治在今潍坊市）、昌乐，使李鸿章“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sup>㉒</sup>。后来，他们准备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西捻军会合，可是狡诈的李鸿章已命清兵将原在运河东岸所筑的长墙移至西岸，加强防守；又值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他们往返抢渡受阻，活动地区狭小，粮食缺乏，主动权丧失，“军心自乱”<sup>㉓</sup>。十一月十二日在潍县松树山遭受袭击，一天三败，损失不小，十九日江苏赣榆（县治在今赣榆城）一战复大败，鲁王任化邦牺牲。处此万分危难之际，范汝增依然坚强不屈，同赖文光等率部重上山东。十二月五日，他们败于潍县、寿光。二十四日在寿光南、北阳河和弥河间，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范汝增与其他将领们亲临前线，带领将士们殊死冲杀，壮怀激烈。他终于在战斗中不幸阵亡，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在敌强我弱、日益恶化的形势下，范汝增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怯懦动摇，仍然精神抖擞，不畏艰难，冲锋陷阵，洒血沙场，这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斗志，是极为可贵的。

\* \* \*

列宁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sup>㉔</sup>。范汝增这位优秀青年将领，就是在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一生虽然短促，却充满着炽烈的斗争，十一岁从军作战，二十一岁成了重要将领，肩负起对敌斗争的重任。他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立下不少战功，尤其在浙东果敢抗击外国侵略者，坚决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和武装干涉，充分表现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在斗争走向低潮的艰难岁月，他不屈不挠，坚持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显示出敢于同中外敌人血战到底的伟大气概。

当然，如同其他起义农民一样，范汝增也有其缺点错误。他对列强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未能认清其侵略实质。在同捻军一起战斗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氓思想比较浓厚，战略上也有失策和错误等等。固然新捻军所犯的一些错误主要应由赖文光等负责，而他作为领导人之一，也负有一定责任。范汝增虽有这些缺点错误，但都是在战斗征途中产生的，而且与他所参加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分不开，因此，无损他的英雄形象。

正当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开始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年代，范汝增和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一道奋起，集结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出入于刀光剑影之中，驰骋在枪林弹雨之下，为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而勇敢献身，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建树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光辉名字和斗争精神，将永载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

注：

①范汝增的籍贯，说法不一。李鸿章在《贼氛抢渡六塘河折》中谓：“范汝增系广东人，前为粤逆踞守浙江绍兴者也。”（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一二卷，第五七页）佚名《山东军兴纪略》载：“汝增广东惠州人，……同治初年，为洪秀全守绍兴。”（见《捻军》资料丛刊第四册，第一六三页）两者内容均有误，范汝增没有攻占过绍兴。《李尚扬自述》（见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大公报》）和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代理翻译官有雅芝（一译侯雅芝，或译休莱特）的报告（见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三一七页）都说范汝增是广西人。李尚扬曾同他在浙江一起作战；有雅芝也见过他，所说当较为可信。至于范汝增的生年，记载也不同。一八六一年有雅芝与之相见后写道，“他只有二十五岁”（同上注），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据此认为是一八三六年（？）（见该书附录第二八页）；但一八六三年李尚扬的《自述》却说他二十四岁（同上注），因李更熟悉他，所言似较准确些，故以此推算为一八四〇年。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三〇七—一三〇八页。

③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三〇九页。

④《佚名告诸暨县民劝谕》，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一三五页。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玖月拾陆日，即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时距攻克诸暨县城不过三、四天。周水根、郭存孝同志在《诸暨新发现太平天国墙头“劝谕”》一文中考定这是范汝增率部进军诸暨时发布的（见《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六期，第七六一—七八页）。

⑤《剡源乡志》第二四卷，第八页，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八二八—一八二九页。

⑥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三一八页。

⑦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三一八页。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稿》一书中提到：“外国侵略者又请求缓五日进兵，候他们把城内洋行什物搬清。汝增不准，限三日内搬清。”（见该书一九五七年增订本，第四一四页）证以时间，似是同意“延迟一个星期”。

⑧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三一九页。

⑨《北华捷报》五九四号，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一九四—一五页。

⑩严中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见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大公报》。

⑪《北华捷报》五九四号，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一四〇〇页。

⑫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四二—三页。

⑬⑭⑮⑯⑰⑱严中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见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大公报》。

⑲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四页，着重点是原来加的；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八三四、八四八页。

⑳此据有雅芝的报告，应属可信。不过，四、五月间对外文件仍用主将旧衔，“大约或因王印未到，对外文件不得不仍用旧衔也”。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八七四—一八七五页。

㉑唛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四一五—一四一六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八八八页。

㉒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二二页。

㉓《黄呈忠范汝增致英法领事照会》，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七四八—一七四九页。

㉔严中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见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大公报》。

㉕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八九二页。

㉖李东山等搜集：《捻军歌谣》，第五二页。

㉗《赖文光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六三页。

㉘王闿运：《平捻篇》，见《捻军》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五页。

㉙张仲斯等：《湖北通志》，见《捻军》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一一—三页。

㉚佚名：《山东军兴纪略》，见《捻军》资料丛刊第四册，第一一六—一一一七页。

㉛《赖文光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六三页。

㉜周澄澄：《淮军平捻记》，见《捻军》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一四三页。

㉝薛福成：《庸庵内外篇》，见《捻军》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六页。

㉞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见《捻军》资料丛刊第一册，第六三页。

㉟《赖文光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二册，第八六三页。

㊱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见《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七一页。